

刘东方
主编

冰心 论集

2016



下 册

200.7-532
20183
2016.2

冰心论集

2016

下册

刘东方 主编

冰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心论集. 2016/刘东方主编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7. 10

ISBN 978-7-5550-1266-5

I. ①冰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冰心(1900—1999) — 作家评论—文集 IV. ①I206.7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07728 号

冰心论集 2016

刘东方 主编

责任编辑 莫 茜 刘徐霖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—87536797

印 刷 福建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

厂 址 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冠浦路 144 号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650 千字

印 张 36

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1266-5

定 价 150.00 元(上、下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《冰心论集2016》编委会

主 任 张作兴

副主任 陈毅达

主 编 刘东方

选 编 邱伟坛 鲁普文

编 委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刘东方 刘冰冰 李 清 邱伟坛 张 颖

张作兴 陈明渊 陈毅达 林幼润 练建安

黄文明 黄水英 鲁普文 熊 婷

目 录

第三辑 非文本研究

金坚玉洁的友情

- 冰心与巴金往来书信读札 周立民 (3)

名人日记与冰心行实论纲

- 从冰心在昆明的门牌号说起 凌孟华 (11)

冰心日记中的时代生活

- 解读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冰心的日记 刘 嵘 (27)

冰心和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成绩之研究 步起跃 (59)

“后卫思想”的先驱者

- 以谢冰心、巴金的知心朋友中岛健藏为例 虞 萍 (68)

关于包贵思

- 以与冰心、杨刚的交流为中心 牧野格子 (92)

冰心故乡考 施晓宇 (100)

冰心女士二三事 秦贤次 (116)

谢冰心家世略考 鲁普文 (120)

第四辑 翻译与传播

冰心翻译的世纪回眸

- 译著的人文关怀及其他 陈 恕 (129)

冰心与《吉檀迦利》中译本

- 兼论《吉檀迦利》孟、英、中版本的文化关联及意义 李 娟 (139)

- 泰华“小诗磨坊”对冰心《繁星》与《春水》诗艺之借鉴 萧 成 (156)

- 冰心文学作品在泰国的传播 陈婷婷 (173)

第五辑 冰心研究之研究

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与精神风骨

- 评《玫瑰的盛开与凋谢——冰心与吴文藻》 李 玲 (177)

- 关于《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》的说明 熊飞宇 (187)

- 论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和嬗变 温奉桥 李萌羽 (191)

当“超人”成为问题

- 冰心《超人》的百年研究历程回顾 洪丽霁 (202)

冰心和后冰心

- 冰心文脉的当代传承与新变 盛 英 (221)

第六辑 社会学研究

内生的活力与共生的秩序

- 燕京社会学派视角下的边疆土司、民族区域自治与一带一路外部效应 张海洋 (245)

- “后魁阁”范式：中国乡村研究的当代取向 谷家荣 (250)

综述（代跋）

冰心研究的新收获

- 冰心文学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东方 鲁普文 (266)

第三辑

非文本研究



金坚玉洁的友情

——冰心与巴金往来书信读札

周立民

一、恕我不称他为“巴老”

“我把你给我的信都用一个盒子装起来存着，因为你一辈子只讲真话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情谊，也句句是真话。”这是冰心写给“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会”的贺词，那是1994年的春天，北京全城飘着柳絮的季节。

我当时还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，在那个名流云集的会上，很多在文学史上读到的名字都变成活生生的人站在面前，可以想象我的激动与兴奋。印象中，冰心的贺词是在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中宣读的，作为文学的老祖母和巴金先生的朋友，她的分量不用多说，然而冰心的表述方式与其他前辈似乎不一样。比如曹禺给这次大会的题词：“你是光，你是热，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！”很多人都是用这样的字句评价巴金，而冰心在这么隆重的大会上，居然这么轻松地从巴金给她的信谈起，如同拉家常，然而老太太马上点到了巴金晚年最看重的“真话”，又把它与他们非同寻常的友情联系起来，寥寥数语，举重若轻，又亲切自然，真是不简单！

我还记得冰心曾幽默地说：“我和巴金——恕我不称他为‘巴老’，因为他比我还小几岁，我一直拿他当弟弟看待……”（《贺叶巴两位》）有时候，老大姐还会给巴金下“命令”：

巴金：

北京166中的前身是我母校贝满女子中学，现在是男女合校，高考成绩是北京中学上等（我是名誉校长）。九四年是他们一百三十周年，要你题

词，托我转上，请你无论如何说一句话，寄我转就可以。我近来身体不太好。吴青明年七月才回来，寄爱！

冰心

十二、廿七、一九九三

“无论如何说一句话”，没有条件可讲，义不容辞啊！了解巴金情况的人都知道，巴金从1980年代初患上帕金森氏症之后，执笔无力，写字困难；更不愿意做名人去题词，所以题词、开会之类的事情早在禁绝之列，这些冰心当然很清楚，他们在信中还曾交流过做“名人”的烦恼，当时的文坛，恐怕只有冰心的资历和地位才可以这样让巴金写字，而且连句客套话也不用。而巴金不但乖乖地写了，而且还得回信检讨：“很想多写几个字，手指动不了，请原谅，写不下去了。”（巴金1994年1月1日致冰心）对冰心而言，这面是她的“母校”，那面是她的“老弟”，都是一家人，才有这样的“命令”，而且，从这样的短信中，我们不难看到两人关系之密切，才“无论如何”都得写！——只有老大姐才能说这样的话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当我坐在上海巴金的“家”（巴金故居）中读着两位世纪老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通信时，常常为两位老人真挚的友情和忧国忧民的胸怀所打动。这些信件的一部分最近发表在巴金曾担任主编的《收获》杂志上（2012年第5期），有相当一批信是首次整理发表。他们的通信和友谊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，现存的第一封信是1937年4月9日冰心写给巴金的，当时正是彼此风华正茂时，冰心在欧洲多国旅行，巴金在国内办刊物写文章，老大姐的信的开头就表扬他们这群朋友：“得来信和《文丛》，十分喜慰。知道你和靳以不断地在努力，尤为兴奋。萧乾的文章，越写越好了，应该传令嘉奖。”这批信的最后两封是98岁的冰心用颤抖的手写下的：

巴金老弟：

我想念你，

多保重！

冰心

1997年2月22日

94 岁的巴金三个多月后的回信：

冰心大姊：

我也很想念您！

巴金

九七年六月十一日

为香港回归欢呼！

这些没有任何修饰的字句常常会产生让你热泪盈眶的力量，不能不感慨虽岁月流逝但也埋没不了人间相知的真情。

二、你只管挑，你要的我都给你

印象中，冰心和巴金是性格和气质完全不同的人。冰心出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，童年充满了温馨的记忆；而巴金则父母早亡，记忆中总有挥不去大家庭各房间钩心斗角的阴影。冰心是大家闺秀，娴雅、清秀，而巴金则是热血青年，热情、激愤。冰心似乎一直在高校、学者名流的圈子里转，而巴金则是无知无业的自由文人。哪怕在晚年，冰心更为快乐、达观，巴金还是在紧张地战斗、不失时机地忧郁……很难想象，他们能够成为那么要好的朋友。

这次发表的信中，有两封是那么有趣地显示了两个人性格和气质的差异：

我总是怀念着你，老朋友不多了，知心人尤其少，我常梦见你，前几夜梦见你到北京来，我带你到我的一间“宝库”里，里面收藏着许多古玩、玉器，我说：“你只管挑，你要的我都给你。”我一边说一边指点给你看。你说：“我喜欢绿色的东西。”我送了你一只大绿色宝石花瓶，还有一只高脚绿玉盘，到此梦就醒了，我好笑，我哪里有一间“宝库”？你也好久没到北京来了。（冰心 1989 年 7 月 21 日致巴金）

她要送给巴金绿色宝石花瓶和高脚绿玉盘，这是老太太的情趣。可是

巴金根本不接老大姐的这个岔，“大煞风景”地谈起他心中的忧虑：

我天天做梦，而且多做怪梦。可是从未见到“宝库”，对宝石更无兴趣。只有几次同您出国访问，至今不忘，仿佛一场醒不了的好梦。我们不能见面，有话也无法畅谈，幸而我们能做梦，您还可以制造“宝库”，我也能等待您给我的高脚绿玉盘。我已在医院住了五个月，不会太久了。过了八月，总可以回家休息。我还想，能做梦就能写书，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，那有多好！（巴金 1989 年 7 月 27 日致冰心）

大姐知道这位老弟的性格，甚至说过“你在忧郁的时候，实在是你最舒适的时候”（冰心 1992 年 4 月 15 日致巴金），所以也不恼，反而来开导他：

我觉得你的悲观心理，和你从小长大的封建家庭有关，你已经闯出来了，为什么还总是忧郁？我想这也与萧珊早逝有关，人最怕的是孤独。我以为你应该多接近年轻人。我和你的身世不同，从小就在融乐的家庭空气之中，就学时也一帆风顺，老了仍有许多年轻朋友，他（她）也发牢骚，但是这牢骚是向前看的。就年纪而论，老的也熬不过小的。我对国家的将来一点都不悲观。就像北京连日下雪，又总是春阴，我总认为不久太阳出来，就是百花齐放了，这是酿花天气。我记得小时，十二三岁吧，曾做过一首七绝，是老师出的题目，大概是“春晴”吧，我写了“酿花天气雨新晴，蛱蝶翻飞鸟弄声，且喜春池高一尺，晓来荡桨觉船轻”，我劝你还是多往轻快处想。（冰心 1990 年 3 月 2 日致巴金）

巴金也坦诚地说：“我还在想悲观的问题。我感谢您的好意，但是我以为您对我的‘悲观’有误解。我悲观，因为我有病不能工作，写字动不了笔，写字不像字。我悲观，因为我计划做的事大半成为空话，想写的文章写不出来，……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言行不一致，我想向托尔斯泰学习，可是只能做到：通过受苦净化自己。”（巴金 1990 年 3 月 31 日致冰心）“我身体不好，生活杂乱，总是无法摆脱一些无聊事情，想做的事做不了，却有

不少人缠住你让你做自己不愿做的事。人老了，来日无多，时间可贵，偏偏有人在这个时候麻烦你，干扰你，让你做买空卖空的“名人”，我实在痛苦。别人说我忧郁，我佩服您，您会讲，嬉笑怒骂，全讲出来，痛快之至，别人拿您也没有办法。我常常不愿伤人，结果只有委屈自己。我的生活中充满矛盾，也充满烦恼。我说我一直在为消灭矛盾而奋斗，可是不够坚强，我的奋斗没有用，这成了一句空话。”（巴金 1991 年 6 月 20 日致冰心）只有相知的人才会这样敞开心扉，写此信时，两个人已是文坛重镇，一言一行都被人传播和报道着，然而在这里他们这么坦诚地剖白内心，分析自己的性格，书信中的这些言辞恐怕是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所读不到的。

巴金不是一个话多的人，但在老大姐的面前却总是滔滔不绝。冰心印象深刻的是他们 1980 年春天共同出访日本：

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，小林、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。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。我记得那晚在客厅里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，我忘了他谈的什么，是他的身世遭遇？还是中日友好？总之，到夜里 12 点，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，我就催他说：“巴金，我困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这几天也很累，该休息了。”他才回屋去睡觉。（《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》）

冰心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巴金的印象：“我认识巴金是在 30 年代初期，记得是在一个初夏的早晨，他同靳以一起来看我。那时我们都很年轻，我又比他们大几岁，便把他们当作小弟弟看待，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。靳以很健谈，热情而活泼。巴金就比较沉默，腼腆而稍带些忧郁，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，我深深地了解他。”（《他还不停地写作》）为何前后变化这么大？不是巴金的性格改变了，而是两个人随着交往友谊加深了，所以才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三、您晚年这一段生活照亮了您全生

晚年的巴金和冰心，他们的存在对于中国文坛别有意义：他们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几乎每个重要的关口：从“五四”到“文革”乃至新时

期文坛复苏。不仅如此，在晚年都再次焕发了青春的光彩，巴金有《随想录》，冰心有一批烫手文章，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思想解放的最前沿，用自己衰老却又无比坚定地身躯为中国文学的探索和发展遮风挡雨。就像余华最近在谈话中讲的，《收获》要不是巴金担任主编，他的《活着》根本发表不出来。

他们的友情正是建立在认同彼此的追求和信念上，建立在相互欣赏和鼓励中。巴金曾说：“别人都喜欢往低处跑，您仍然站在高处，一下子就显得您高了！这是比出来的，大家亲眼所见。晚霞似火，您晚年这一段生活照亮了您全生。有了您的真实生活，我这小序才不是空头文章，我写，因为我要向您学。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，您挺胸直立，这种英雄气概，这种人格的力量，我永远忘不了！我也真想您！”（巴金 1990 年 7 月 27 日致冰心）“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，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，我也觉得有了光彩。近九十岁的人了，您还写出叫人感到‘烫手’的文章，使人尝到‘辣味’的作品，您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……还不是替受苦受难的人争取较公平的待遇……”（巴金 1988 年 11 月 30 日致冰心）

冰心也不断地诉说对她这位老弟的欣赏：“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已将你写在《关于男人》之中了（将载《中国作家》）！我从前写的都是已故的人，现在我想我已八十八岁，也是‘行将就火’，若不趁我还有一口气，不把几个我敬爱的男人写出来，等死了就来不及了。不过写了你以后，再写什么人就费斟酌了。（冰心 1989 年 2 月 11 日致巴金）冰心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《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》，人常说冰心很孤傲，特别是年轻的时候，然而从现在他与巴金早年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出对巴金的看重，她说：“原本‘全集’，是为北新白作（内有北新字样），重印当然可以，移开明后，可否请你在原序之外，再作一序？几个字就得，我请人作序，还是第一次，请你同意吧！”（冰心 1940 年 12 月 20 日致巴金）到晚年，“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”，这是对巴金的极高评价，她文中说：“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？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——我的孩子们都就他巴金舅舅。”在通信中，冰心也说过：“你真是著作等身，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，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，没有一个做到的！从这两件事来说，使我不但

爱你这个老弟，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”（冰心 1990 年 5 月 17 日致巴金）“昨天晚上清理一些信件，忽然感到如今没有什么人我能以衷心敬爱的！你不要以为敬字太重了，其实就是佩服的意思；你的为人做事，特别在感情方面，显得慎重。我就喜欢你这一点。”（冰心 1991 年 5 月 29 日致巴金）

这不是相互吹捧，这是心心相通，他们相互激励、相互安慰，有着超越私人友谊的情感，那就是对国家、民族前途的关心、忧心，对哺育他们的五四精神的捍卫和坚持，只有这样的精神相通才会有长久的友谊，才会有“金坚玉洁白的友情”（冰心的话）。巴金躺在病床上曾给冰心写下这样的话：

躺在病床上，每天总有四五个小时不能闭眼，我忘不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，更忘不了我们那么多忠厚勤劳的人民。怎么办呢？我还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呢？我始终丢不开他们。时间不多了，我总得做点什么吧。翻来覆去，好像床上有无数根针，我总是安静不下来。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折磨，我多么盼望看见远方的亮光。而屋子里却是一片灰暗。我们的光明在什么地方？我不断地问自己。朋友们都在摇头叹息。但是我不能失去信心，我没有失去信心。（巴金 1989 年 12 月 20 日致冰心）

冰心的回信说：

你说的“自寻烦恼”和不断想到的许多事，我和你一样，常常忧虑，但是我们虽然老了，我们国家还有百千万的年轻人，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地在思考，在忧虑。我们前途的亮光，就在这里，不是一片灰暗！你一定要乐观起来，我也要“你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”，而且你的力量比我大得多！我们大家努力吧。千万保重。（冰心 1989 年 12 月 29 日致巴金）

巴金说：

昨天我听早晨六点半中央台的广播《拜金主义要不得》，一天都不舒服。把文化和教育同经济对立起来，既可笑又可悲……把做生意和骗钱等

同起来，不知道要把炎黄子孙引到哪里去！但我是赞成改革的。（巴金 1993 年 4 月 9 日致冰心）

冰心坚定地表示：

说真话，我不怕，人家从我这里，无“权”可“夺”，无“官”可“罢”，无“级”可“降”，无“薪”可“罚”。我只是一个小小老太姑！（冰心 1991 年 11 月 20 日致巴金）

两个人的晚年，无论名声、地位，还是金钱都不缺，然而，他们却为国家忧虑，关切着社会的每一件变化，这完全超越了个人的利益和需求。多少年来，在我耳闻目睹的前辈言行中，常常让我自惭形秽，那就是我们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了，反而失去了自我；而前辈们超越了自我，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高大鲜明的自我。冰心和巴金的声音，是“文革”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出弥为珍贵的知识分子之声。知识分子的声音并不是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，而是具有更普遍的关注范围，关注的是整个社会、民众的利益和期待。他们在晚年的作品中表达出鲜明的“五四”气质和“五四”精神：强调不做奴隶，而做一个独立的个人；呼吁“科学”与“民主”；强调五四时期启蒙、开民智思想，从而强调对知识的尊重；对童心的爱护，对违背人性的教育方法的批评；呼唤“爱”与“美”，强调崇高的“理想”……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人们才把中国知识分子“良知”这样的尊称奉送给他们。

我有一个感觉：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从文字技术上似乎不比前辈们差，自负的作家们甚至认为早就超过了前辈了，但却总也难以达到前辈作家的影响力和认可度，这当然与时间、机缘等因素有关，但当代作家的精神格局狭小，让他们在前辈面前不能不气短。或许《收获》发表这批信件也在提醒我们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？

2012 年 9 月 20 日上午

（周立民 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）

名人日记与冰心行实论纲

——从冰心在昆明的门牌号说起

凌孟华

作为记录自己每日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思的文字，日记的写作可谓源远流长。陈左高《中国日记史略》（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0 年版）等成果对中国古代日记进行过专门的梳理。辛亥革命以后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，日记写作掀起新的高潮，众多政界、军界、文艺界、教育界人士都有数量可观的日记作品传世。这些日记有的民国时期就已公开发表，有的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乃至在新世纪的出版热之中才得以整理面世，这从所谓“民国四大日记”^①：《竺可桢日记》《顾颉刚日记》、金毓黻《静晤室日记》《吴宓日记》（正编与续编）的出版时间就可见一斑。名人日记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，已成为重要的史料宝库在相关研究中大显身手。

冰心研究也不例外。《玫瑰的盛开与凋谢——冰心与吴文藻》（台湾作家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版）不仅是“有别样的惊喜”的“内涵丰富的力作”，^② 是冰心研究会会长王炳根先生冰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，而且代表着冰心传记写作、生平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收获。此书就援引了不少名人日记，如王统照的《民国日记》《胡适日记》、许地山夫人周俟松的日记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日记，以及浦薛凤“晚年根据日记所撰”的回忆录《万里家山一梦中》和《相见时难别亦难》等。论文方面，不少学

① 张荣明：《民国四大日记“海选”——〈竺可桢日记〉与民国日记（一）》，《东方早报》2015 年 4 月 26 日。

② 李玲：《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与精神风骨——评〈玫瑰的盛开与凋谢——冰心与吴文藻〉》，《扬子江评论》2015 年第 2 期。